目　　录

米字旗的降落……胡　鉴（1）
西路军在新疆……李志明　王崇国（20）
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活动纪事……（30）
辛亥革命在伊犁的见闻……通　宝　韩希良（37）
马仲英退走南疆以后……马宵石（47）
新疆秘密审判委员会解剖……石元璞（60）
吴忠信统治新疆经过……曾小鲁（83）
一九四七年迪化“二二五”事件真相
……宋希濂（98）
新疆三青团的成立与结束……李帆群（120）
回顾解放前的新疆邮政……马飞熊（125）
新疆解放前商业概况……潘祖焕（149）
吊阵亡将士……杨缵绪（45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米字旗的降落

——帕米尔高原上的一次反帝斗争

胡　鉴

（一）

一九三八年的冬天，我被调到帕米尔高原上的蒲犁县担任边防大队长。

蒲犁，又名塔什库尔干，翻成汉语是石头城的意思。周围的群山都在五千公尺以上，重重叠叠，披满冰雪，在阳光下闪烁着刺目的光芒。有名的公格尔九别冰峰就在它的北面。一条清冽的河水绕城流过，穿过崇山峻岭流向山外的平原上，这就是喀喇昆仑山下有名的叶尔羌河的上流。

高原上气候稀薄、滴水成冰，我未来以前总认为这儿是寸草不长的贫瘠地带。其实山城建筑在群山的怀抱里，背风向阳，气候比较暖和。经人介绍，我知道在那雪山深处，有水草丰盛的四季牧场、有披满松林的深谷，野畜、药材到处都是。还出产石油、铁矿，以及各种稀有金属。附近的塔尔曼、大不达等村落的山民，除过放牧牲畜外，还种植青稞。这儿的羊只也大得惊人，可能是高山气候的关系，羊长得膘肥体壮，角特别大，光一条尾巴就有四十斤重，可以象骑驴子似的骑在羊身上行走。河里的青鱼也都有十多斤重。

如果回顾一下历史，这座山城也有她值得夸耀的繁盛年

代。这儿是汉唐时代通向中亚和古罗马的必经之地，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咽喉。历史上有名的“古丝道”，就是指的这条道路而言。只是近百年来，由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的入侵，由于统治阶级对边疆各族人民的压迫，才变得路断人稀、满目荒凉，真是名副其实的“山高皇帝远”的穷乡僻壤。自从鸦片战争以后，英帝国主义就肆无忌惮地把侵略的魔爪伸向这一带，从政治上、经济上、控制了南疆的大部分地区。在英国商人的操纵下，大阿訇垄断了喀什一带大部分农田；这一带的手工业，商业，银行和市场，统统把持在英国人的手里。形形色色的英国人、传教士、冒险家，带着商队每天都要从蒲犁经过，运载着英国呢绒、德国染料，在我们的市场上大量倾销，进行投机和冒险的勾当。他们在喀什设领事馆，在蒲犁设代办处，进行着非法活动。因此，我党在新疆的代表向盛世才建议，为了巩固抗日的大后方，要制止帝国主义在我们土地上的非法活动和特权。盛世才接受了这个建议。为此，从进疆的红西路军中选拔了几个同志，分别派往南疆喀喇昆仑山一带守边卡。

我们来到，引起了塔吉克族山民的注意。他们从帐篷里钻出来，远远的看着我们。一群儿童跟在马后面跑着，叫着。这些儿童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，有的还赤裸着下身，一双腿冻得红肿。看得出，山民的生活是相当穷苦的。

我们骑着十多匹马越来越靠近城镇时，心里的气也越来越大。原来，从老远就看见山城上空飘着一面英帝国主义的米字旗。那是插在一幢用石头建筑的楼房上。那座楼房好象古堡似的倚山建筑，比城内所有的房子都高。翻译告诉我，他们把房子盖得这么高，为的是窥探全城的情况，那根旗

杆，很可能是电台的天践。

我满肚子窝着火，心里思量着：这样荒凉的地方，又不是上海、广州，又没有英国侨民，凭什么设立代办处！中国城镇不挂中国旗，却挂着英国的旗子，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搞下来！想着，已经进了街。两面的铺子都是石头修建的，有些铺面还比较整齐，摆着绸缎、毛皮以及山货之类。大腹便便的商人盘脚坐在柜台里，招揽生意。这一切我都没有在意，心里只想着英国国旗的事。我们骑马在街心走了一阵，翻译告诉我，到县政府了。

我勒马一看，原来县政府就在英国代办处的旁边。这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，一边楼房高耸，一边是低矮的土房；一边电网围墙，看来非常森严；一边大门敞开，连个站岗的都没有。这简直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。我没有立刻下马，反而把马打了一鞭子，把马头勒起，马昂着头嘶叫了一声，十多个随从人员都学着我的样子，十多匹马就在英国代办的门前嘶叫着，原地踏着步子。马的嘶叫惊动了铁门里的人，一个鹰钩鼻子的英国人从窗口探出头来，操着半通不通的中国话，问道："你们，干什么？"

我连理也没有理。翻译是个维族楞小伙子，这时候胆也壮了，气也粗了，大声地向他说："我们在自己的街道上跑马，你管得着吗？"

那家伙弄不清来的是什么军队，脑袋马上缩进窗洞子里去了。

我们翻身下马，就把缰绳拴在代办处门前的铁栏杆上，十多匹马立刻把门拥塞住了，这是名副其实的"下马威"。

听见响声，县长已经从大门里走出来，点头哈腰的迎接

我们进去，摆上奶茶、油炸点心和葡萄干之类的食品。副县长是塔吉克族人，三十岁上下，但却生着满脸胡子，如果不留心观察会误认为是个老头子。他站在一边，用那双锐利的眼睛打量着我，露出一种惊异的神态。过了一阵，县长吩咐弄酒备饭，我连忙站起来制止道："这不必要，抗战期间要讲究节约。"

县长觉得过意不去，笑着说："欢迎你们来到敝县，一顿半顿我们还能款待得起。"

我坚决回绝了这一套，和他谈起了英国代办的事。"英国人在蒲犁有侨民吗？"县长考虑了一阵，回答说："大概没有吧。"我立刻问："没有侨民，凭什么在这里设代办？""那……"县长支吾了一阵，也说不上个所以然。我气愤地说："这些外国人也真不象话，远隔重洋跑到我们国家，把房子修的那么高，简直是骑在我们的脖子上拉屎。"这句话刚说完，我看见副县长的眼睛里流露着兴奋的光辉，他马上走到我跟前，把胸膛拍了一下，用半通不通的汉语说："我早就恨死这帮英国人。他们用驮子运进来鸦片烟，说什么能治病，好些人吃这种药死掉了。他们的商队来了向我们要草料、要羊羔，连抢带偷，把我们塔吉克人的狐皮，元宝、还有鹿茸，和田的玉石全都驮走了"。

我对他说："外国人和我们作正当买卖，我们表示欢迎；他们在这里作坏事就不能答应。现在，我们要把群众发动起来，组织起来，守住边卡，不让他们把鸦片往里运。他们如果胡作非为，就要依法惩办"。

这个塔吉克青年非常兴奋，他不由得手午足蹈起来，说："乡亲们再也忍受不了这口气，早就想和他们干一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场”。

这时候，县长露出了一点惊慌的神色，说：“英国人在喀什有领事馆，这样闹下去怕出问题……”还没有讲完，副县长就抢着说：“对这些家伙就要不客气。过去政府太迁就他们了。你越弯腰，他的鞭子举得越高。”我赞同地说：“对！对敌人一点也不能讲客气”。

县长看我的口气很硬，态度马上软下来，说：“这些人也太无法无天了。”

当天晚上，我就住在县政府里，副县长给我讲了好多英国代办的罪恶活动，而且再三表示：只要有用得着他的地方，那怕是刀山火海他也敢闯。在边卡的日子里，这位塔吉克族副县长的确帮了部队不少的忙。可惜他的名字我忘掉了，当时全县的牧民和边卡大队的战士们，都把他叫“大胡子”，他听到以后居然也很高兴。久而久之，他的真名反而被人们忘了。

（二）

边卡大队部原先设在城郊一所老乡的房子里，我来了不几天就搬到半山坡的一座古堡里。那座古堡已经残破不堪，据说是当年塔吉克族王子的宫邸，我们就利用残壁断墙作为基础，修建营房。没有动用当地山民一根木料、一文钱，全部是部队自己伐木、合泥，自己动手修建的。

副大队长翟米尔是塔吉克族人，他开始听到我们要修建营房，皱了好几天眉头。我找他商量，他老是推说有事，我叫他集合部队，他生气地说：“要集合你自己集合，我不管”。我知道塔吉克族人的性格是相当倔强的。我就主动地找他谈

话，征求他的意见。原来，他怕修建营房打扰老百姓，给群众造成负担。我便向翟米尔解释，我们是给人民当兵的，职务是保护人民的幸福生活，绝不能给人民增加负担，修建营房也不会打扰老百姓。

他听了我的话，半信半疑地问："不打扰老百姓，我们拿什么修建营房呢？"

我伸开两只手，说："就用这个"。

他还是不相信，问道："用我们自己的手吗？"

"对了。我们每人都有双手，全大队就是几千双，难道连个营房也修不起来吗？"

他打量着我，眯缝起眼睛笑了好半天，才高高兴兴地说："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我马上集合部队"。说着，他连忙叫司号员吹号。我站在队前作了动员，并且再三说明部队要爱护群众，不能欺负老百姓。全体战士都感到非常新奇，副大队长翟米尔更不用说了。他象在我身上发现什么新东西似的，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兴趣。晚上，他弄来了一瓶酒，硬要请我喝。我本来不会喝酒，但我了解塔吉克民族人民豪爽倔强的性格，他邀你喝酒是对你最大的尊敬，说明把你当成了自己人，我不能使他失望，就陪他喝了一阵。酒一下肚，他激动地对我说开了心里话：

"老弟，实话对你说了吧，你来到边卡大队，我还以为和过去来的一样，是专门管我们塔吉克士兵的汉族中校，说不定又要向当地牧民要羊羔子、要皮子，要金子……"我抓住他的手，笑着问：

"你看我是那种人吗？"

"那里话，现在我明白了，你是个好汉人，是我们的朋

友”。

我告诉他，世界上有两种军队。一种是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，而另一种则是给人民缔造幸福，保卫人民的子弟兵。翟米尔瞪着通红的眼珠子瞅我，连着摇头，“你不要骗我了。从古到今的军队都是祸害人民的，扬增新、金树仁、马仲英，还有……唉！”他连声的叹气，没有讲下去，看来他对当局是有不少牢骚的。

我瞅着他说：“主要看军队掌握在谁的手里，你听说过八路军没有？”

“八路军！”他吃了一惊，瞪着眼睛打量了我好半天，然后诧异地问：“你，是八路军派来的？”

我瞅着他只顾笑，没有回答。因为新疆当局规定我们不能公开自己的身分。其实，由于我党我军在新疆的影响，各族人民谁也知道这回事。他见我迟迟不回答，更加肯定我是个八路军。他象疯了似的抓住我的手，摇了又摇，连声：“你一定是八路军派来的。”他把瓶子里仅有的酒全部倒在杯子里，端在我的面前，激动得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干了吧，干了吧，为了我们塔吉克族人民，你把这杯酒干了吧！”

那天晚上，我们的感情更近了一步，他把我当成了知心人。把部队里的什么情况都给我讲了，原来，旧部队里民族关系很坏。汉族士兵看不起民族士兵。互相漫骂，闹磨擦，当兵的不自由，当官的可以随意体罚和打骂士兵，再加上当官的贪污、吃空名字，汉族士兵又不愿意驻扎在边卡上，惧怕艰苦，因而，边卡检查站显得很不严格，英国投机商人可以自由的进进出出，如在无人之境。这一切都给当地山民带来了灾害，更加引起塔吉克士兵的不满。我告诉他：部队营

建结束以后，我们要进行整顿。这支边卡大队在我们的手里，就要象八路军一样建立起部队的民主生活，官兵一致，爱护老百姓，反对贪污和违法乱纪的现象。我又讲了好多八路军的故事给他听，他津津有味地听着，连瞌睡也忘掉了。

不知不觉，高原上的鸡叫了。院子里响起了号声。翟米尔在桌边一跃而起，叫道："我马上集合队伍，进行营建"。

我提醒他说："一夜没睡你不累吗？"

他笑着说："不怕。我们塔吉克族有句谚语，遇见知心朋友，黄金到手也不要。别说一夜不睡，就是十夜八夜不睡，我也……"他把胸脯一拍，说："能挺得住"。

营建任务很快就完成了。这是由一部分塔吉克族士兵担任的，我和翟米尔都参加劳动。尽管天气严寒，泥在手中变成冰凌碴子，石块端起来象铁块似的，常常把手上的皮沾掉一块，每个战士的腿都被冰冻的泥水拉出血口子。可是士兵没有一句怨言，都抢着干重活。有些连长、排长从来没养成劳动的习惯，认为干活丢人，不体面，那些士兵就当面问："大队长都不嫌冷，偏偏你的官架子大"。通过这次营建，对部队进行了一次极好的教育，它体现了官兵一致和民主，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：是处处为老百姓着想呢？还是处处遭害老百姓？许多士兵和军官都看清了自己的道路，而那些妄想升官发财，永远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人，自然不会在这样的队伍里待下去，我们就同意他们离开了。

经过一番艰苦劳动，残破的侧屋变成了崭新的营房，它威严地挺立在山坡上，正好对着英国的代办处。队伍每天操练、唱歌，洋溢着健康欢乐的气氛。这歌声惊醒了这座山城，荡漾在群山之中。我们哨兵端着刺刀警惕地站在碉堡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上，守卫着山城的安全。同时也居高临下地监视着英国代办处的行动，注视着那里进进出出的人。这对他们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威胁。

也正因为这样，那些英国人躲在石头房子里感到不自在，不象过去那样大模大样地进行活动了。他们开始憎恨这支部队，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，准备偷运枪支，支持南疆一带的地主进行暴动。甚至采用暗杀的手段，企图搞垮我们。有次我到大不达尔村去，经过一处险恶的荒山，就有人朝着我放了一枪。不过枪打偏了，胳膊上带了一点擦伤，这更激起了我的愤怒。打黑枪就能把我吓倒吗？这是万万不可能的，只要我有一口气，就要在遥远的山城和帝国主义分子斗争到底。不把他们从我们的领土上驱逐出去，誓不罢休。

（三）

我用电台把蒲犁的情况，向我党驻新疆的代表进行了详细的汇报，党代表指示：迅速整顿队伍，尽快驻扎到边卡上去。只有把好大门，才能制止不法商人的活动。关于英国代办的非法活动，要和当地政府密切配合，搜集罪状，把潜伏的情报网挖出来。

这时候，蒲犁县的县长被调走了。从泽普县调来了另外一个县长，名叫许亮，是我们自己的同志。一听说他来了，我急忙到县政府里去看他。有关英国代办的活动，他比我了解得清楚，许多线索已为他所掌握。上级派他来，对我们和英国代办的斗争就更有利了。

他一到县上就发动群众，给当地牧民发放了贷款，减轻了人民的赋税，并且带着商业机构的贸易公司，深入农村进行

公道买卖。这一来，城里的奸商活动受到了致命的打击。他又广泛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，启发人民的爱国热情。这许多活动中，大胡子副县长表现得异常积极。他是当地人，讲话群众能听懂，他也带着贸易公司从这村到那村，全县各个角落差不多都跑遍了，就连许多偏僻的山沟也跑到了，这些穷苦的人民啊，受尽了英国的爪牙——奸商的敲榨和勒索，买一尺布，一块茶砖都要用羊和金元去换，他们恨透了那帮骗子，现在有政府给自己作主，而且把日用品送到毡房跟前，谁还肯登奸商的门去受骗。群众纷纷向政府揭露代办和商人们的嘴脸，证明他们都是坏人，和他们断绝了来往。于是，英国代办的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。他们被群众孤立起来了，群众再也不会为他们的商队送草送料，送羊送牛了。

也正因为这样，英国代办和他的爪牙在暗地里的活动也越猖狂。许亮同志告诉我："最主要的是抓住他们的罪状。你们在边卡上一定要严密盘查，凡是违法的物资都扣下来。不许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胡作非为"。

回到边卡大队，我向翟米尔传达了上级指示，他兴奋地说："边卡大队，就是要驻扎在最前沿。象我们的部队都驻在老乡的村子里，免不了要给老乡带来麻烦。"我说："咱们到边境上巡视一番，确定修建哨所的地点"。他连连点头说："对，这下我们的边卡大队就象个守边卡的样子了。"我说："不光样子象，而且要名副其实地守住大门，让一个坏人也溜不进来"。

我们马上组织了一支大约二十多匹马的轻骑队，带着帐蓬、小锅、水和粮食，向边界进发。人员大多挑选的是塔吉克族士兵，他们从小在高山上生长，适应高山反应，在雪山

上巡逻也比较有经验。副大队长翟米尔在挑选人员的时候，首先挑选了自己的儿子马拉尤夫连长，还有一个被称为“山鹰”的班长，名叫哈斯木。我们骑着马越靠近边境，山的海拔越高，我们的行进也就越困难了。

这里是有名的葱岭，山路险恶，空气稀薄，加以冰雪封山，马张着嘴巴直喘气。有些山路陡得上不去，需要用人力连推带拉的往上掀。大雪埋住了山路，塞满了山谷，稍不小心就会摔进万丈深渊，连尸首也找不见。这一路全靠翟米尔父子领路，他们不愧是高山上长大的猎人儿子，对于边境上的每一条路，每一处地形，就象对自己的羊群那么熟悉。有一次遇上了暴风雪，狂怒的风卷着雪团迎面扑来，打得眼睛也睁不开，马蹄子一个劲往山下滑；不少士兵都喊着要找地方休息。可是翟米尔却喊道：“不能休息，停在这里就是死路，现在只有往过冲！”说着，就抓起我的马缰绳，两腿一夹，抡着鞭子狠劲地抽马，马拉尤夫则去组织士兵，继续前进，直到我们冲过这个山头，山那面的风雪就小多了，这才脱了险。又一次，我们正在山谷里行进，突然听见雷鸣似的吼声，我还闹清不是怎么回事，马拉尤夫忽然喊道：“雪崩，停止前进！”

部队刚刚站定，前面就象天崩地裂似的，雪雾弥漫，发出轰隆隆的巨响，真是惊心动魄。如果部队继续前进，必然要受到很大损失。有时候我们也遇到雷雨和洪水，半山上的石头被冲得咕咚咚滚下来，闪电象金蛇般的在山谷中旋绕，炸雷象炮弹似的震得头疼。但每次我们都能找到山洞隐蔽起来，没有一点损失。

葱岭中的气候就是如此多变。比长征时我们经过的西康

高原更加恶劣。宿营的时候，开水烧到一百度，满锅都冒水泡，手伸进去一点也不烫。面条下到锅里成了糊糊。没有几天，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把我们的脸照得乌黑，手往脸上一摸，就脱一层皮。休息的时候要张大嘴呼吸。

我们这支轻骑兵，沿着国境线整整走了两个多月，行程一千多公里，确定了建立哨所的位置和营建的地点。这一路，我们还碰到几次帝国主义武装土匪的入侵。这些强盗抢去了塔吉克族牧民的几百只牛羊，还有他们的大批财物。我们听到老乡的哭诉之后，立刻按照土匪的去向跟踪追击。这群没有人性的家伙，跑到我们的国家进行非法勾当，就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不慌不忙，慢腾腾地赶着牛羊、吹着口哨走着，好象那抢来的牛羊是自己的一样，因为多少年来他们就是这样过来的，目中从来没有中国的法纪。哪知道正行之间，马拉尤夫带着士兵已经绕到他们的前面，拦路截住他们厉声吼道："强盗往哪里走？"

这家伙一时蒙头转向，慌忙从腰里掏枪，还没有等他们把枪举起，塔吉克族士兵愤怒的子弹已经射进强盗的胸膛。我们押着俘虏，赶着牛羊，把强盗夺去的一切都还给老乡。并且向老乡们进行了宣传，启发他们爱国主义思想，并且留下一名士兵在那里组织民兵。老乡们感动极了，这是第一次碰到保护他们的军队啊！他们纷纷要求参加民兵组织，有些妇女老头也报了名。

我们和匪徒遭遇了好几次，每次都把夺回来的东西全部送还老乡，而且每次都要进行宣传，叫他们痛恨帝国主义，自己拿起枪来保卫自己，使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和间谍分子无处藏身。边境上的群众很快就发动来起了，民兵也组织起来

了。他们定期派人给部队报告情况，对保卫边防起了很大的配合作用。

三月初，我们又回到了蒲犁。把边境上的情况，如关于修建哨所，如何组织民兵，所需的人力、财力、物力等，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，送到喀什警备司令部。司令叫蒋有芬，东北军出身，很有正义感，他很快就写了回信，表示同意建哨所的计划，并愿从财力和人力上给予支持。只是报告转呈迪化，等督办公署批下来就可以执行。

报告是四月初批下来的；昆仑山下的好几个县都动员起来了。莎车、英吉莎、叶城等几个县的民工，赶着成千上万头马匹、毛驴，向边卡上送苜蓿，送木料，还有粮食。因为山路崎岖和路途遥远，到边卡一趟要走多半个月。蒲犁县的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。“大胡子”副县长亲自带着支援大队，每天爬山涉水，冒着风雪严寒，把一袋一袋的粮食送到前沿去。在我们宣传教育之下，老乡们的情绪异常高涨，都争着在巩固边防和保卫家乡的斗争中贡献一分力量。部队和民工一齐动手干活，这也是山城自古至今罕见的事情。为了减轻人民负担，我们还在边卡上开垦了一片荒地，种上了饲料，并在雪山上种了洋芋、萝卜和大白菜。

（四）

部队进驻到边卡上的哨所以后，就进行了一次整训。首先开始了“民主生活”，让他们有什么意见就提。当时边卡部队的伙食标准是比较高的，但大家一致反映生活不好，经过追查，发现有几个军需贪污了菜金。这几个家伙，整天花天酒地，戴着金戒指金手表，箱子里还压着不少金条。我们马

上叫这几个军需退就，并且撤了他们的职。其次，军官打骂士兵的现象也是相当严重的，一个班长就可以支使士兵给他洗衣服，当他的勤务兵。当排长的和当连长的更不得了。开始士兵还不敢说，经过我们再三动员，打通思想，翟米尔和他的儿子马拉尤夫也作了不少的工作，士兵这才发动起来了，敢在会上揭露那些坏军官的罪行。揭露出来的问题，大家都展开了讨论，凡属性质严重的进行了处分。汉族士兵和塔吉克族士兵的关系，在这次学习中，也得到了改善，使他们受到了一次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教育。为了尊重塔吉克族士兵的生活习惯，另外成立一个民族食堂，大队里的汉族士兵大部分是东北人，都不太安心边卡岗位，认为在帕米尔生活苦，没有出路，便糊里糊涂混日子。我当时就教他们唱“流亡三部曲”和“太行山上”等抗战歌曲，启发他们热爱祖国、痛恨帝国主义的思想，使他们知道守住祖国的后门、巩固祖国的边卡的重要意义。我还讲八路军和内地人民的抗日斗争故事给他们听，并经过请示了迪化的党代表，我们吸收翟米尔、马拉尤夫、哈斯木以及许多士兵，参加了当时新疆的进步组织“反帝会”。每天按时上政治课，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。

在边卡上，我们日夜巡逻，民兵武装又经常向我们汇报情况。因此，我们的活动主动而迅速，截击了那些偷越国境的间谍，抓住了不少搞非法活动的传教士、印度商人，然后向驻喀什的英国领事馆提出抗议。

对于明铁克这条通向印度和克什米尔的商道，我们盘查得异常严格。英国代办处运来的几驮子大烟，还有运走的黄金、宝石、稀有矿产等，我们都进行了扣押。这些无法无天

的冒险家，竟然还把枪支混在货物里往中国运。我们把这些非法的活动都一笔一笔记在帐上，并且对这些人进行审问。经过周密调查和审问，我们得知这些非法活动都是受英国代办支使的。我们把这些罪状写了一份详细报告，提请迪化当局通过外交措施警告英帝国主义。

对于那些没有带违禁商品的商队，我们派部队把他们护送到蒲犁，对他们的活动进行监视。这种差事需要精明能干的人，我们大都是派马拉尤夫和哈斯木去的。他们不但路途熟悉，沿途的村庄和部落也都熟悉。每晚歇到一个地方，马拉尤夫就派人监视他们，看他们和谁联系。这帮家伙诡计多端，时时刻刻想摆脱我们的监视，有时候在大雪山上宿营，故意不靠近村镇。有时候歇在河边，在篝火边吃罢饭立刻就地休息。但等到人们都睡熟以后，却又悄悄爬起来，偷偷钻进村庄找他们建立的情报“点”。他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其实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脱塔吉克族战士锐利的眼睛。就这样，从边境到蒲犁，沿喀什克大道，英国代办建立的联络点都叫我们掌握了。这些人中有毛拉、教员和一些被收卖的群众。甚至有些人脱离了原来的伊斯兰教而信奉起基督教，背弃了自己的国家而变成“大英帝国”的“侨民”。当地的老乡对这些“侨民”都是相当痛恨的，骂他们是叛徒，是“假洋人”。我们命令当地民兵对这些人进行严密的监视，割断了他们和群众的联系，使他们完全陷于孤立的地位。

蒲犁英国代办的那座高楼，简直就象孤岛似的和广大人民群众隔绝开了。他的商队没有草料吃，没有粮食和肉食，别说在人民面前抖什么威风，简直连吃饭也成了困难。他们花钱向老百姓买，可是当地老百姓一见外国人就躲得远远

的，什么也不卖给他们。这些自称为“文明”的人受不了啦，居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，纠集他们的爪牙黑夜偷偷地溜出代办处的大门，跑进老乡的羊圈里去偷羊，一连偷了十几只。这些家伙，以为事情做得相当机密，神不知鬼不晓，其实，老乡早就到县政府告状了。说到这里，大家也许非常奇怪，偷东西的人是贼呀，堂堂的“大英帝国”出使中国的代办难道会当贼吗？我的回答是：如果这种案子我没有亲自参与处理，也许不会相信。但事实就是如此，“大英帝国”的使者伸出肮脏的双手当了贼，在蒲犁偷了当地居民的羊。

大约是半夜时分，天色黑沉沉的，英国驻蒲犁代办的窗子被蒙着，露不出一丝儿灯光。代办本人也顾不得“外交家”的风度了。他穿着衬衣，把袖子挽得老高，两只臂膀和胸膛上长着一丛一丛的黄毛，他手执尖刀，在他的爪牙们帮助下，把一只又一只偷来的羊压倒在案子上。他咬着牙，很熟练的把尖刀向羊的喉咙里刺去。羊无声无息地死去了，鲜血汩汩的四处流，溅得代办的手上和身上都是血点子。

突然，外面有人敲门。代办处的人马上慌乱起来了。敲声越来越紧，代办迫于无奈，这才强装镇静，叫手下人去开门。

副县长和蒲犁边防委员会的几个公安人员走进来，向房子里打量了又打量，发现羊子都杀死了。肠子肚子摆满地，连脚也无法踏下去。副县长冷笑了几声，讽刺地说：“我大概走错了地方，好象来到了屠宰场。”

代办的爪牙们都非常狼狈，纷纷把身子向后挪动，都用目光望着代办。

“我问你，这些羊是从那里来的？”副县长问。

代办的蓝眼睛珠子来回转动，两只血污的手在一起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